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 第十八回 徐三爺鬼眼川發燥 無鱗鼈在水寨追人

且說北俠、智化、丁兆蕙。智爺雙探銅網後，把艾虎打發上墨花村去了，自己上臥虎溝等了幾日。北俠、丁二爺解樂尚到開封府內交差之後，辭了開封眾人，回奔臥虎溝，與智爺見沙龍、孟凱、焦赤。北俠、智爺、丁二爺會在一處，各言其事，講論了一天一夜。次日起身，本說同著沙、焦、孟三位一齊上襄陽，可巧沙爺身上不爽，未能前來，就是北俠、智爺、丁二爺三位同行。一路無話。到了襄陽城，奔上院衙，叫官人進去稟報。不多時，盧爺、韓二義出來迎接北俠、智化、丁二爺。三位與盧爺、韓二義見禮。禮畢，盧爺眼淚汪汪道：「怎麼三位賢弟這時才到？」北俠問：「五弟可好？」盧爺說：「死了。」北俠三位一聽，說：「此話當真？」韓二爺說：「這事焉能撒謊！」大家都哭起來了。遂走到盧爺屋中，大家哭的把坐下都忘了。北俠、丁二爺說：「早知五弟要死，打德安府跟了五弟來罷。」智爺說：「人要有早知道，我們探銅網之時，我還不走呢。五弟倒是怎麼死的？」大爺哭哭涕涕、數數落落的就把五弟之事，一五一□的說了一遍，大家這才知道。智爺說：「不用說了，大家想著給五弟報仇罷，也不在弟兄們相好一常」話言未了，兩個小童兒跑將進來。盧爺說：「你們兩個從何而至？」小童兒就把展老爺、徐老爺，半路遇蔣老爺，連蔣老爺帶回來的言語，也就細說了一遍。智化說：「事要急處辦，咱們先救活的，後顧死的。還是咱們弟兄三人走上晨起望，打聽三哥、展老爺的生死。若要死了，一同報仇；若要活著，想法去救。」北俠說：「正是。」丁二爺說：「我們也不見大人了，若見大人，替我們說一聲兒罷。」大爺點頭說：「你們多辛苦些罷。」說畢出衙。一路無詞。

到了晨起望，打聽路、魯的門首，至門前叫門。家人出來，三位通了姓氏，叫家人進去請蔣老爺出來答話。四爺出來，大家見禮，進去入屋中，落坐獻茶。蔣爺才問：「你們幾位從那裡來？」智爺說：「由上院衙來。」四爺說：「由上院衙來，我們老五的事必然知道。」智爺說：「這二位……」蔣爺說：「這二位不用避諱，所有之事，沒有他們不知道的。再說撈印之事，若非二位指教，也不能撈得出來。這是咱們自己人。」

智爺說：「五弟的事，我們是知道了。展老爺、三哥事情怎麼樣？」蔣爺說：「也聽見喜信了。」就將魯爺打聽來的言語，述說了一遍。智爺說：「好辦，就在今天晚間入水寨救人。」蔣爺說：「路、魯二位可以與我們僱一隻船。」路爺問：「要船何用？」蔣爺說：「上水寨救人。」路爺說：「方才說過不行。」蔣爺說：「方才不行，這時行了。」路爺問：「什麼緣故？」四爺說：「有歐陽哥哥、丁二兄弟的寶刀寶劍，切金斷玉，無論什麼樣銅鐵之物，一揮而斷。不怕是金子城，都能砍得開。挖個洞兒，我就進去救人。」路爺說：「這個可算真巧，船隻咱們就有現成的，在青石崖下靠著哪。」四爺說：「更好了，晚間二位就辛苦一次罷。」路爺點頭：「這有何難。」

用畢晚飯，路、魯帶路，走小道，穿無人的地方，至青石崖下。魯爺解纜，拿竹篙撐船，靠近河沿，大家上船。眾人入艙，路彬撐船，魯爺掌舵。走到二更時分，至幽篁城西面。舟靠竹城，請眾人出來。大家出艙，看見水天一色，半靠山水，這座竹城一眼望不到邊，實在的堅固。蔣爺說：「是歐陽兄，是丁二弟，無論刀劍，把竹子挖一個方洞兒，我進得去就行。」丁二爺說：「我砍去。」回手把劍拉出，只聽得「噲啾啾」的一聲響，寒光燦燦，冷氣森森。光閃閃遮人面，冷颼颼逼人寒，耀眼爭光，奪人的二目。好一口寶劍！稱得起世間罕有，價值連城。路、魯二人平生未睹，連連誇贊。二爺往前趨身，只聽得「噯味」、「噯味」、「噯味」的挖了一個四方洞兒。丁二爺叫：「四哥，看看小不小？」蔣爺說：「行了。」叫道：「眾位，我若進得竹城水寨，我可不熟，也不認的竹林塢，也不曉的那是鬼眼川。我若進去，沒偏沒向，碰著誰救誰，但願救出兩個。倘若救出一個，可碰他們的造化，我可沒親沒後。把話說明，我再進去。」北俠說：「四弟多此一舉。」智爺暗道：「四哥真機靈。裡面兩個人，一個拜兄弟，一個是相好，萬一救出一個來呢？是展爺，還沒話；若是徐三哥，他就落了包涵了。先把話說明，以後沒有可怨的了。」智爺說：「不必交代了，趁早進去罷。」蔣爺說：「歐陽哥哥，你的眼神好，往裡瞧著點。我們若來了，你在外招著點。」北俠點頭：「四弟去罷，小心了。」四爺換了水濕衣靠，頭上蒙了尿包皮兒，用藤子箍兒箍好，將活螺絲擰住。四爺說：「我進去了。」將身一躍，躡入方洞去了。

蔣爺往水中一紮，往上一翻身，踩水法把上身露出。看對面一隻只麻陽戰船排開，船連船，船靠船，把水寨圍在當中。也按的五行八卦的形勢，四面八方□分的威武。桅桿上晚同時五色號燈，白晝就換了五色的旗子。看號燈，正南方丙丁火，是紅色號燈；正西方庚辛金，是白色的號燈；正北方壬癸水，可不是黑色的號燈，白紙的燈籠上面有個黑腰節；正東方甲乙木，是綠燈；中央戊己土，是黃紙糊出來的燈籠。眾船接連，上面有嘍兵坐更，傳著口號。兩個人當中，有一個燈籠。蔣爺看畢，暗說道：「好個君山的水寨！這可是大宋的大患。四爺倒不足為慮，這個君山非除不可。」聽見船上的嘍兵講話，聽不見他們說些什麼，非身臨切近不行。分波踏浪，橫臨幾腳水，直奔船來。橫著身子，微把臉往上一露。船上有人說：「好大魚！」魚叉就在船上放著，一回手，衝著蔣爺就是一叉。若不是蔣爺那樣水性，也就教他們又住了。四爺瞧見他們拿叉時，橫著一踹水，就多遠出去了。微把身子往上一露，聽見他們那裡說：「好大魚！可惜沒叉著，頂好的酒菜跑了。」那人說：「是你先嚷『好大魚』，不嚷，得著了。」蔣爺暗道：「得著了，你們可好，我可就壞了。」

由那邊來了一隻小船，船頭上格著個燈籠，馬紮上坐著個嘍兵，卷簷藍氈帽，青袍套半褂，前後的白月光，上頭描寫著「徹水寨」，當中一個「勇」字，青布靴子，黃面目，手拿一枝令箭。四爺分水向前，知道這個船上沒叉，把耳朵、眼睛露將出來，聽他們說道：「寨主爺也不知是看上他那點了？要上竹林塢，有多省事，也不用過大關。上鬼眼川請他，還得過大關，寨主喜歡他那個渾哪，是愛他罵人哪？」坐著的嘍兵說：「你如何知道寨主爺的用意性情？姓展的不行，人家有主意，不像他。少時將他請在大寨，拿酒苦苦灌他，他一醉，拿好話一說，他就應了。一拜把兄弟，他算降了。姓展的二人同來，他降，那個不能不降。寨主爺是這個主意，你焉能知曉？」那二人說話，早令四爺聽見。誰說三爺不是那樣性情？可好，三爺來了半日，性情令嘍兵都猜著了。來到大關，對面有人嚷道：「什麼人？要開弓放箭了！」船上人說：「不可，我們奉寨主爺的令過關，上鬼眼川請徐慶去。現有令箭，拿去看了。」臨近，有人接過去，與水軍都督看了，回來將令箭交與船上人，吩咐開關。將大船解纜開關，大船撐出，小船過關。

小船將到，大船上人嚷道：「小船好大膽子，船底下私自帶過人去。左右拿撈網子撈人！」

四爺在底下一聽，嚇的魂飛海外。若叫人撈上去，準死無疑。若問蔣爺的生死，且聽下回分解。